

儂居縣志卷之

文苑

序

明

晉錫堂燕集詩序

玉一寧

皇上歲以六七月盛暑輟御經筵於是講讀侍書之臣亦暫得退休先是太常少卿兼侍書程公南雲常有宴集之約以諸君子皆奉職務不暇洎此余乃卜償之二云會六月既望屬翰林復有賜假始爲具前三日走書戒賓速者八人侍讀嘉言功叙汝同洎予一

儂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寧皆講臣也以平以京府丞兼侍書養正以少卿士容以主事以章以中書皆直內閣及期俱赴張廣筵于晉錫堂褰布幕庭中以爲反坫堂西有朝輝軒乃更衣所也時暑雨新霽庭卉泛綠盆荷始開花香草色楚楚入座列坐以齒而觴酌無筭爾汝相忘清言迭發聞以笑謔而不愆于儀令雅譎者倚絃而相之復投壺以勝負飲客衆皆醉焉功叙曰是集不可無述也于是各賦一詩而以平獨出二首以道達優賓之意詩成萃爲一卷退予爲之序予惟朋友燕享之樂二代以上固已有之蓋以示周行期德音非疇

袒裼以爲適側弁屢舞以爲樂也伐木之詩可見已
然必由國家無事之時人君盡綱紀于上而百辟燕
逸于下故得飲酒以輸寫情志善道忠告亦非徒然
而已也今聖天子躬理萬幾日晏不遑食之數君子
志同道合仕際斯世從容于詞翰之林而無牘案期
會之勞休沐之暇輒笑談尊俎以罄一日之歡此豈
敢忘所自耶堂以晉錫名前楚國文憲公雪樓先生
之所題臨川文正公草廬吳先生嘗爲記其事公其
五世孫復用揭諸賜第昭先德也雖然公仕四朝游
進清秩皆侍禁秘被殊眷而錫賚駢至以是名堂固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二

宐是爲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王一寧

國家三年一用經術求士蓋取其言以用其行也天
下承平日久而士生其際沐浴列聖教育之澤旣深
且久肆皇上臨御以來益弘斯化緝熙聖學舉視學
之典設理學之官以觀示于下爲諸髦士勸於乎聖
天子養士之盛心如此蓋以求之于今日也比數載
來公卿大夫庶士之子弟秀士之子弟伎藝介冑之
子弟皆翕然相尙以學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化成此之謂與正統丁卯秋應天府屬開科取士府

尹臣敏以爲故事南京考試官必廷授乃豫遣人馳
奏以聞皇上以命臣一寧臣溥比至合同考臣鄰臣
齡臣穩臣偉監察臣昌臣敬臣與百執事以爲此聖
天子求士之盛心莫大于是故皆相戒以恭慎毋敢
有怠厥事者時太學歲內之就試者千五百人而拔
其言之合程者百人又次其名氏表其詞理之優足
者爲小錄旣成臣一寧謹叙諸首竊以天地養萬物
必賴聖人以成其功而聖人養萬民必資賢才以
弼亮勵聖我國家人材之盛近古罕儷然士之所進
固非一途其羽儀天朝敷宣大猷者多出于科目豈
僅居縣志

卷二十 序

三

非養之求之之有道與今譽髦之士獲登名是藉者
他日備官守言責之用實始于此其必求無愧于斯
行斯一寧之望也夫

送侍講學士周君序

王一寧

學士之官侍顧問謀帷幄言語辭令此其職也太宗
文皇帝肇建北京迄茲幾三十載而南京翰林學士
獨不授官近言者謂南京固根本地六部諸司宜備
官以守之而翰林長貳獨不得以虛位蓋崇本之遠
圖也皇上用其議勅所司遴選學行優粹者以聞而
侍讀周公君叙被首薦詔以爲侍講學士給驛傳以

往南京之有學士自君始命下之日廷論皆以爲宜
而學院自士陳先生以下爲文賦詩以寵其夫予獨
于君之行尤不能已已也永樂初兩人先君子俱爲
太學師予在童初習詩禮之訓而君長于予五歲已
有詞翰聲動縉紳其出處同也戊戌之春俱領薦來
自其鄉升于春官而掇進士之年又同也君以選入
翰林爲編修再轉而陞侍讀修三朝信史簡侍今上
經筵充講官後數年予亦備員翰林而成務皆在君
後麗澤之益契誼之孚非一日矣每念同年二百五
十人今升沉存沒落亡無幾而在經筵者特號是科
儒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四

爲盛蓋君暨嘉言汝同予一寧也君今衰然于舊都
清切之地以鳴國家之盛固足謂之榮遇矣夫事之
曠時而僅見者人之仰之也必衆意彼冠帶縉紳之
士必望之以爲登瀛洲者是固可賀也然予四人者
睽違實始于此而良晤之期又未可卜是能已也耶
是不能已也耶

送章憲副赴山西序

王一寧

今天下諸侯析爲十三惟山西一道最要且害以其
控西北一陞而雲中鴈門二塞接朔漠外則黃沙渺
漫草莽萬里敵騎屯聚出沒其間內則重關複壁大

將重兵分守其境比二三載間烽埃不息邊報日不
而卒皆之兵不懈偵守三郡之餽無少弛肩矣夫戍
久則兵疲餽遠則民弊其藩鎮二司之守臣日夜經
畫以捍圉息乃民爲務然猶得以分理爲職也惟按
察司合兵民以拯其疾苦察邊備以飭其要害是蓋
兼藩鎮之職之難舉者以舉之不爲尤重乎故朝廷
于是道之守臣遷擢之際必觀其人察其材而後畀
之視諸司尤加慎刑部四川司郎中章君尙素以遷
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是擢也舉朝咸謂得人何也蓋
尙素爲人豐厚有器局臨政材敏善理叢劇其先爲
儻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五

工部主事治水利而漕舟無阻洎調刑部讞疑獄而
罪繫無寃遂超郎中山西之行必能無負耳然非特
以激揚清濁畢職業爲也是必飭戍守之卒以作軍
威撫凋弊之民以足軍食使二塞無烽埃之警天子
紓西北之憂斯爲最焉尙素勉乎哉尙素會稽世家
永樂初其家以閭右徙京師其擢進士予實預考校
列其在郎署于予亦密邇予固知其爲人故謂是擢
爲得人者予其一也于是刑部主事李君子實輩乃
以其行屬言于予焉

送張同知赴金華序

王一寧

浙東西之間相去不數百里許而山川疆域固有不同其民物異產風俗異宜有不可得而齊也浙西民富而物阜其土沃壤其產富一大會之半其布帛錦綺綿絲之產可以衣被天下其名商大賈又往來于其間其俗侈靡而士民捷至若山明水秀地瘠而民多勞物產僅以自給而無所仰于四方之販俗尚儉朴而以門第家節相高者此浙東也地之相距甚適而民之性又無不同其俗莫能易而一者金華爲浙東要郡溫處之衝也八咏之樓雙溪之水勝甲天下其民惇其訟簡其豐裕雖不及于浙右而易理過

澤居縣志

卷二 一 序

六

之山東張君宗源以嘉興同知往佐其郡夫先其事之所難而易者固不足舉也君爲嘉禾奉職以慎而勵之以勤其以憂去官也上下至今猶稱思之可謂善治劇者矣今年秋起服至京予稔識于京闈簾內其處事詳敏尤足以知其有爲也無何以金華之命來別君之材固達于爲政者况去煩以就簡耶其材譽空益著于昔也予有斯文之雅旣不可無言以道其去又重以章京山之請故舉民俗之不同者爲告其下車之所當先問也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王一寧

聖天子嗣大寶位以來開經筵勤聖學日進儒臣講
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今年春國子監成車駕
親臨視之謁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既御藝倫堂儒師
授經進講復進諸師生階下獎而諭之俾爲師者知
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皇上作興士類期望天下
人材之成至矣士生斯世獲觀文明之盛焉得而不
激奮也是秋八月順天府設科取士于是太學畿甸
之士并屯營子弟挾文藝而就試者視昔加多先期
府尹臣濤奏請考試旨上命臣一寧董其事既鑽院
試士之法取士之額皆遵著令小錄成誦立序諸後

儒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七

仰惟朝廷之化自近以及遠而京師同首善地畿內
王化之所先也士子得于觀感之間被鼓舞之澤琢
磨自新以成其名者良由皇上躬行心得之餘而不
自知其相先于詩書禮樂也三代以下語善教者漢
之文帝唐之太宗而人材卒不古若豈有他哉躬行
不逮也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諸士子幸際嘉會
登名是選固爲宋且幸宜益淬礪升于春官角天下
之士以益見所成其名之成益大于是矣毋遽自足
云也

贈主學鄭師訓序

方孝孺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于奇詭樂敷暢則主于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而何不至于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變匕變其易也餘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矣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于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于東而行于

西昏明于晝夜盈虧于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也然求易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尙何以異爲哉至于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飭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繇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爲易蓋

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于變天下之文而患不
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
道以自見于世將遠且大者可期也况于文乎今猶
未之遇也烏得不慨然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
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于
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玉映堂文集序

張成德

余少落漠不羈昂藏七尺慷慨千秋白眼看人青衫
罵座竊自謂古今有字畫書必須自我讀完有樣子
文字必須自我撰盡天下名山大川奇踪怪跡必須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九

自我裹糧踏遍日月幾何老大忽至返之初心惟汗
浹背耳從叔父長史公天資邁彝等書無之不窺固
已懸籤擬鄴侯博物視茂先矣爲文立試萬言倚馬
可待猶倒持三峽而傾之浩也今莫之能圍也若左
國若史騷若漢魏六朝若樂府歌行詞調五七言近
體靡不登其堂而入其室排其籬而臻其奧早蜚皇
路周歷曹署皇華之命頻膺輶軒之駕錯出五岳已
登其四舉凡宇宙間可驚可愕可欣可艷可臨可眺
可歌可咏可憑吊可痛哭之境咸得身歷而目窮之
展人生之大快嶺人才士之莫與爲儷抑余之所有

志莫逮美而不能無妬生焉者也余自捧巴蜀之檄
糾纏一官十年不調不虞叔父遽捐館舍棄人間世
萬里聞訃涕泗無從余時有劍閣淚枯紅葉落台山
夢斷白雲迷之句葢志傷云所著玉映堂文稿若干
卷懼其漸就荒落敬爲編次壽諸剞劂嗚呼叔父立
朝駿節赫々在人耳目間天下空蔑不知者卽或代
遙績湮則斯集具在讀書論世君子必曠百世悠然
如或覩之也獨是余少時之所竊自謂而鬱々艱一
遂者叔父不聲色兼有之天下後世未必知也故特
表而出之然要詎可與淺見俗人道哉叔父諱鉉字
儼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十

仁厚以字行贈審理景舒先生之仲子

賀熊大巡平寇序

應 良

嘉靖己丑十月劇盜起山東至相率部伍署號揭旗
殺官卒支解殉衆肆掠境內時大蝗饑饉徒暴客翕
翕扇動齊地大震維時監察御史磨溪熊公奉命按
茲土至方閱月歎曰是將爲國深患不惟東方憂也
疏以聞迺博謀密斷檄羣僚授方畧誓必撲滅毋逸
出境士旣振厲賊棄新銳索戰屢敗遂擒渠魁戮羣
醜購捕餘黨山東悉平先是廟堂上議以熊御史必
稱委任空遂委之報可已而捷至上大嘉悅出內帑

金二十兩文綺四表裏以賜于是侍郎竹澗潘公都御史梅國劉公暨藩臬諸君子交賀且爲文若詩昭厥功見廟筭之明而歎上以禮使臣之厚也良嘗備員太史後空叙次其事夫惟成天下之務者莫大乎豫昔正德辛未盜起近甸毒徧中原流蔓荆楚大江而南至屢命將集邊兵竭轉輸歷三載甫定而國家元氣自之大耗則以不豫故耳向使當事者留漸于微逆折其萌空不若是烈然則今者山東之舉賢于百萬師遠甚天子軫念元匕若惻痲乃身蚤夜思得才節大臣柄秉國均指日膺簡召入替內謨公必能以豫于山東者爲天下豫天下不足平也

儒居縣志

卷二十一序

十一

贈都督之山唐公序

應 良

國朝建制同于南贛以都御史蒞之其勅曰提督軍務迺漢唐宋及元未始有也而始自今蓋歷代之制南服也曰交廣曰五管亦曰嶺南東西道曰江西曰福建曰京西湖北湖廣非一今亦因之其在南贛諸境則不遠列郡縣分治而統于附近諸藩疆域既殊風氣迥異聲勢靡接事變易生譬如魁梧庸碩之人要領弱而神氣亦衰是以漢世有南越閩越之征唐末造有湖南七漢之僭非特時變形勢然也夫

高嶺僻壤非可都會然而據上游控嶺海處江閩楚
粵之交崇崖絕壑延袤數千里蠻酋雜種錯居其間
獷獠亡命羣竄蟻附苞蘖旣固巢穴愈深時平上流
劫有事首亂階此制閩之設所以威不軌而銷未形
合衆輻而歸一轂漢唐之英有遺策焉耳故正德季
年楠岡諸寨旣平聲威益重逆藩憚而不發七而遂
擒實藉上游之重上初龍潛深知其事尤難任人今
年夏以廣西左轄瓊山唐公爲副都御史蒞之藩臬
羣僚得人是賀良早辱教邇來佐公與處益久僚友
以崧高贈言見屬雖不文弗獲辭夫古稱有治人無

僑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七

治法世以爲名言司馬文正公善論治者亦于上前
稱之其果然乎否邪治法治人必兼得文正蓋有激
云爾我聖祖損益六典以定官制治法粲然冠絕千
古列聖因之復以南嶺開府以制四省而奠南邦萬
世不可易之定制也故雖三邊之總制其設有時南
嶺之督府永乚不廢况得人如公海南人才擬倫上
國丘文莊蓋世人豪談王斷國具見大學衍義補一
書而世以博聞重之非通論也唐公于文莊嫻嫻也
少負材名首鄉薦魁禮闈高居養志且二十年旣而
數歷中外最著于滇南廣右間如曩者安古田反側

一節化也戎爲赤子不費一錢一兵有仁者之功其
他正名分抑僥倖數事表也甚偉公所謂治人者非
邪然則上所以大用公也所以報上者皆可知矣公
自此升矣申伯事業未足煩公也

贈俞文峯擢建昌副憲序

張儉

予讀宋史至咸平中見張忠定公復知益州之事然
後知古賢君愛養黎元保固疆圉憂之深而慮之遠
也夫以忠定公之剛正忠義始知益州治政優異繼
而復來政績尤著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百姓中
不負所學矣而真宗所以褒獎之者輒曰得卿在蜀

儒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朕可無西顧之憂吁何明良之遭際有如此哉蜀介
秦楚間與西裔雜處氏羌之種無慮數百咸據險鴛
鷺自古爲患而安綿松潘建昌諸道尤當其鋒嘉靖
己丑簡命俞君文峯爲安綿兵憲文峯才識精練威
惠並行未幾而孺底納款歸厥侵疆平番堡成而瘳
夏斬然事聞聖天子大加優獎癸巳歲文峯以年勞
奏績遂有建昌副憲之擢蓋建昌在大渡河之外壤
接滇南土地物產異常春夏多瘴癘俗惡蠻悍尤爲
繁劇故前此若今大中丞南澗楊公方岡胡公皆大
下之才望非此莫可使者茲聖天子復以處文峯其

亦復以忠定公知益州意歟文峯感激知遇以向所
治安綿者治建昌空如就熟路而駕輕車無弗易也
况知其地之難與其命之重則其所以懋著大猷艾
安西陲以福全蜀者要必不使忠定公專美于前矣
予與文峯忝同鄉同寅以處則久以知則深辱諸寮
友之命聊舉忠定公爲期亦輔仁之義也文峯他日
宦成德立遺愛在民以列于四賢之祀其亦有徵于
予言歟

平羌偉績序

張儉

嘉靖癸巳蜀臬大夫浮南張公以川西巡憲兼理威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古

茂戎事于時西羌五寨構讐挾賞圍我邊鄙梗我狼
道震撼我全蜀公奮厥智勇一鼓而烏都勃鴟擒再
鼓而高黃鯽魚遮花滅三鼓而刁農鴛兒殲厥類鷄
公黑虎三姐竹木坎魏磨溝種心喪股慄或俘或
遁或款以降願其帝臣恪守疆圉矢弗復敢叛蓋百
餘年未有之奇勲也時予以事駐茂林名邊吏詰所
由來利害之原或曰羌性鴛鴦種廢且繁世讐弗忘
苟勝以力是糜爛中國之民而積之怨不如姑與之
賞厚其恩以結之或曰羌性犬羊叨憤嗜利弗信弗
恒苟餌以利雖傾中國之金帛無以饜其欲不如姑

與之戰聲其罪以責之予惑焉持二說歸以告當事者其從勦者曰羗弗可賞言賞者圖利也其從撫者曰羗弗可征言征者貪功也予滋惑焉乃喟然嘆曰茲惟坐視民患乎甚哉落也難合其惟人情乎夫冒賞以窺利殺人而罔功罪也因噎而廢食將誰與謀國乎故此一羗也所遭不同則所處不能不異情有可原賞可也賞以安民也漸不可長伐可也伐以安社稷也其志公其事明白簡易者君子也無故而賞賞以謀利無罪而伐也幸功其心私其事詭譎煩擾者小人也自古難免于小人矣因小人而盡疑君

僑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五

子抑何持論之不平也茲役也始謀者兩崖朱公力任者南澗楊公歷險阻冒矢石身當其利害者則公與劉南原以及兵叅諸君也刷士民之忿作邊陲之氣振中國之威以光大我國家績誠偉也予樂之又重有感于世變且與浮南同年同官也于是乎有言

送孫少尹六年考績序

張儉

古之爲官者恒難乎其大今之爲官者恒難乎其小難乎其大則恐也然愧無以塞天下之重望而思盡其職難乎其小則汲也然懼無以據天下之要津而速去其守思盡其職此官之所以理也思去其守此

政之所以曠也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如此夫古之
官者自卿士諸侯以及方伯連帥縣大夫里胥之屬
莫不視其德之大小以爲崇卑此人之所以勸也今
則不然限以資格積以年歲苟相等雖庸流與智能
並進矣好其從已而諂諛者不好其直已而守道者
苟相得雖不肖與賢俊並登矣是豈獨古今之罪哉
僭居爲台下邑事最簡民最醇俗最禮義有先古靈
之遺風自古靈至于今亦遠矣然未聞有繼其芳躅
者豈真今人之不如古耶抑畀其職薄其守而弗加
之意耶予昔自都下識少尹孫君深器其爲人旣而
倦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六

出按江闔每鄉人至必曰孫少尹清廉愛民佐曹公
出政有方得爲人牧之道焉予又私喜知人之不誣
然則孫少尹豈真難乎其小而思速去其守者哉是
今人之不如古也亦未必盡然矣雖然今方嚴久任
守令之例曹公未六載陞開封別駕以行開封劇郡
也曹公獨以清勤得美擢是用人者亦未必盡以年
歲資格拘孫君亦六載于茲矣又安知茲行也防明
之典不有美擢如曹公者乎予方以是爲古今世變
之占故于其行也不以臚而以言

在昔爲五西之游山川盡觀記賦未至袁蓋有慕乎
萍川秀水之奔注也鈴岡石室之崇邃也今且二十
年矣鵬岡袁君至自袁有感于昔而問之也則道其
勝甚悉側耳之餘兀坐冥如神逸象外恍若涉其深
而躡其巔袁君因謂余曰公不忘吾袁胡不爲謫仙
天姥之作以寄興耶余應之曰然詩固不可以遙詠
也夫太白夢游一篇曾一言當吾越中景哉其詩瀟
灑出羣不事雕琢得于所性然江浦鳳臺請作輒于
游覽得之今有善繪者于此所見必肖之矣苟徒問
諸人曰爲某山爲某水卽逢迎揣憶曲盡丹青之巧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七

則吾未以爲然詩與画蓋相髣也情因景生景與情
會出之自然不爽故實是詩也可遙詠乎哉袁君默
然者久之謝余曰吾知所以爲詩矣居二年出其囊
若干篇題曰游詠錄藁殆先有得于余言而作耶其
詩多越中游者越山水秀特雁山石梁類稱奇焉袁
君吟嘯其間著之篇什與名山同其不朽豈不愜于
懷耶余有感于昔不獲詠其所欲游者夥矣蓋重慨
羨焉

賀謝明府序

應大猷

粵昔漢返秦敝破觚爲圓斲珞爲璞簡易疏濶而吏

治蒸也。不致于奸黎民，又安叶氣嘉生薰爲太平文。景既往厥后，稱能吏者率武健嚴酷，以媮快而奸軌愈起，其究至上下相遁，以歸于不振。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余薄游江海，踰滇蜀，見仕習急趨，每不樂焉。大較肆情剛烈，以成不撓之威，違衆用已，以表難測之智，多刻削而少蘊藉，喜乘人過以爲功名，蓋東百川而莫之障也。予返自蜀，過吳楚之都，所聞見亦多類此。乃至武林，見邑人嘖也，頌謝侯之德。曰：廉平不苛，公正而不可交，以私寬而制恭，而有恒。余局然起曰：茲殆古靈之儔也乎？旣而吾友金一所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六

贈譚二華太守平寇序

應大猷

予臥老山中萬有俱寂所恃安居暇食以優游者在
賢守令不能釋然于懷余友金一所書報予曰新守
譚公南駕部余南游稔知金玉君子雅負豪傑台人
其有甦乎公在浙東僻左樸木古避兵地也乃今王
子倭變后賊每肆然轉戰深入或費千金不得一賊
首且等閑嘯聚假道仙天如履無人之境當事者計
惟閉關束手而已我二華公以乙卯冬蒞郡值羽檄
交馳遂奮袂爲戰守之具修城池繕器械處險折衝
之道靡不井匕次第舉矣今丙辰夏賊以爲台固昨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七

也自永嘉登岸狂趨而東逼仙居肆爲焚劫公時策
馬繞賊前后爲攻圍計或勸沮之曰茲吾職守遑恤
其他身率壯士忘食忘寢陽施陰設罔遺餘力自是
賊不敢動而中有所疑出無所往蓋必死之寇也時
值督府兵來乃合議兵備許公及張都司而縱史盧
叅將之兵四面夾攻擒殺殆盡蓋先聲以爲督府之
地后實以就四面之功惟公之區畫素定布置素密
故賊不得擇地而頓且不得覘虛而奔以遂就斃否
則圍之將無所藉退之將不能及其何能困于斷橋
一宮之內而蕩平之以成不世之奇勲莫六邑之餘

黎哉近倭奔自明州數且三倍于前過而不擾信宿
底寧豈偶然也且公懸重賞而民不知費董大役而
民不知勞粗衣草食與士卒同甘苦而民不知命倥
惚戎馬不忘俎豆與羣弟子畧勢分而不知其爲非
師友也卽古之良牧莫之能跂焉又聞公在駕部與
士友論心論學若罔意興革時乎彎弓走馬率武舍
生爲韜甲之習取戢方經畧之而身任焉矧今台戢
事乎哉昔滕子勤以戶曹力抗睦寇用有遺愛迄今
靡晦今東南巨寇播揚海波騷動京國以勤四遠之
兵不啻睦寇其來如飄風而難于備今去如滅影而
僭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無復留毒焉其爲功又何如也蓋所謂文武吉甫者
進而藩臬而督撫而兩府有事則出以定亂無事則
入以調元將所在底績何獨爲吾台一方保障已哉
一兩學師生某七等踵門曰惟譚郡公之績非翁不能
悉其素亦非翁不能紀其實予乃忘其不文而直書
此以俟當局者採焉

四瑞圖序

曹勅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余蓋班固所謂短云乃閒暇
日七或論著私述堊史按史記及歷代書各能道之
不滅功臣賢大夫扶義俶儻志立功名之業主山張

公浙仙居世家也擢進士上第由比部郎歷外臺副
蜀廉訪使撫治川東至二年所治縣梁山蟠龍嶺產
白兔公按部過堊人持獻口能道聖瑞霜毛硃目公
移上中丞有臺宋公有臺考調瑞獸王者盛德則至
乃傳以獻聞上詔告郊廟進兩宮降受廷臣請賀部
卿翰史一時賦頌藻揆天庭事在嘉靖壬辰秋八月
詳載蟠龍嶺太宗伯桂川夏公所撰頌碑先是丁亥
夏四月公先壠在象山有五色露降松林中凡七閱
日露味甘視之如飴綴凝大如指小如箸己丑秋八
月公憲節駐建寧建寧庭下桂華而實明年紫黑如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三

葡萄多以石子計種土卽生又明年蓋盛今建寧有
桂子軒乃前大巡東崖虞公爲公立至是比麥甘棠
云庚寅冬十有二月公家祠置薦一盤時大雪蘭苗
紫芽如筍凡七花氣濃香計朶凡四十有九公禁採
折得結實如罌粟粒匕如胡麻子許夫七與七七數
皆陽也陰剝而陽盛殆化冥而類從矣乎重慶通守
朱子楊子節推李子知公事悉論次其凡曰壠松甘
露庭桂紫實臘雪芳蘭蟠嶺瑞兔命書繪者圖之蜀
縉紳競爲詩文游揚厥美示聞世以桂蘭比世而松
壠又世本也白兔則公奉以天子明德所致又木之

徵也卽本支而瑞家又能瑞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噫圭山公可謂邦家上瑞矣

賀郡伯二華公榮旌序

林應麒

壬子夏倭寇入犯焚掠黃岩殆盡已而歲一至或再至公卿議以台二千石難其人必得文武備具沉毅宏達之士往蒞之于是江西二華譚公由夏官尙書郎擢守台郡以乙卯十月至也則諄也問民疾苦與之休息勸學育才士蒸也興矣居亡何寇自平陽將蹕仙居時惟仙居寧海天台三縣未城公聞報吐哺集兵身擐戎服馳來賤地利夾水盈澗以爲溝伐木

儋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縱橫樹之以爲壘日夜震金揚幟鼓譟于其中爲倚插之勢以張之寇且至顧令士俱銜枚立寇疑有伏引去公復單騎疾馳分途設險餌之以毒多所俘獲追至天台如之追至寧海亦如之寇退而後返旬月啖脯菓胷矢石出入山礮陷不測之險以一身爲三縣長城未嘗語人以勞也迺曰兵法非兵之罪也在不訓耳通都大屠肆剽犀象駝兕若磔蟣虱三家之市雖悍夫不能判羊豕豈其性與力不若哉不習也亟捐俸募兵身親教閱之日忘食飲丙辰秋寇三萬自四明登岸突來提督軍門追戰失利勢益徬偵公

有備違城二十里而止聲蹕仙居公計遣謀書聞道以給之曰大總制調狼廣兵十萬分屯各要害蜚鳥不可度矣吾憐爾窮遘弗忍過迫示爾可生之路爾其速去毋自掇禍寇得書卽中夜背城三十里渡江南奔一亡所犯鉅萬之費千百之命免于公之一言利何博也此皆麒所親承其昭也于吾邑者廼歲十一月江南寇平天子論功有差大總制胡公由少司馬晉左大中丞巡察趙公由侍御史晉少廷尉爰會書列郡之賢者以告于天子而公爲之最曰守臣某學有淵源云云語在牘中天子受而藏之命書其貳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于太宰太宰受其貳而藏之復書其貳以咨于大總制而行勸賞焉檄至人士交慶吾邑博士與其弟子員屬麒言以賀麒曰是易足爲公賀哉公蓋素以天下之重自任欲舉斯世而置之唐虞熙皞之盛使兵革不試四裔咸服一夫不被其澤則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夫豈以兵伐而祈上之知耶且觀人不干其所勉卽公于百家九流之言六書七畧之旨罔不探其精溫未嘗幾微露于言面炎門要津舉世所競也趨之若蠅之集腥者公顧譚然少附麗乃翫體不爲時用退處岩穴之夫一見語合輒歎洽若平生真得

于所性大行不加矣寧以受知爲榮哉雖然進賢受
上賞寧不爲大總制賀又有之曰篤以不揜邦家之
光惟公有之將又不重爲聖天子賀僉曰然遂書公
不揜之澤在吾邑者以獻云

平倭紀言序

林應麒

南昌貞山唐公初膺聖天子簡命奉符授鉞建牙吾
台之明年文修武練民和將良百廢聿振迺四月倭
酋大舉分五路入寇衆以數萬計公從容指示大小
將士方畧凡七戰七捷俘馘八千有奇其竄死崖谷
焚舟自沉者數且倍之窮寇三千將踣僊居公偵知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古

其狀出奇設伏盡殲之仙居封界之外四三里許由
是吾邑官無遺矢亡鏃之費而民有家室胥保之謹
令尹姚君某屬予紀之以賀予曰唐公勛德燭然衣
被東浙卽東浙官屬民士罔不率慶將吾僊居之所
以銜戴公德者尤宐百倍于他郡邑矣蓋東浙諸邑
惟僊居爲最貧其被倭酋之禍亦惟僊居爲最慘壬
子丙辰戊午七八年間凡十躡蹕焚掠虔劉城野爲
虛迄今凋瘵之民朝不圖夕非藉公厥稜神畧萬一
寇突入境何以堪命夫傷弓之禽困木是悸涸轍之
鮒勺水爲恩况公德擬肉骨雖人七像公于家而祝

之猶未足罄其效感之心予言何足以紀之且民者國之命也而傳又以將爲民之司命卽往歲倭酋八九十人頃刻破僊居新壘之城而據之恣其滌毒越月逾時饜飫而後去告急請兵之檄日夜四馳而諸將無一人敢入境問倭酋聲息者况敢拒勦卒之屨軍門提兵五六萬至僅殲其擄獲脇從四三百人而倭酋故揚去也吾邑長貳而下僅以身免然猶不免于文法之議是豈真其罪哉今倭酋將數百倍于往歲萬一迫我城下非藉公威稜神畧諸將觀望如昔君侯寧不寒心茲得追于憂虞者誰之賜哉雖悉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五

民之力建宮宇主祠公其中礎竄碑廣弘正鉅鄉名筆樹之通衢載頌駿烈垂示永也猶恐未足以稱君侯之意予言何足以紀之于是姚君矍然曰然則某當何以報公予曰聞之細人之報人也以力君子之報人也以德今君侯精白一心奉唐公約束惟謹可謂甚敬推唐公惠養元也之意省刑薄斂使民得力田修孝悌忠信以佐國家之急可謂甚厚勸學興士明唐公所傳習陽明先生道德性命之說以化道入河謂甚盛凡唐公所望于君侯與君侯所求以報塞唐公之德者宜莫大于此矣顧空言何賴焉請書以

質之唐公何如

廣東鄉試錄後序

林應麒

廣東鄉試例取士七十五人第其名氏擇其文之最雅馴者二十篇彙書爲錄以獻制也迺嘉靖壬子某濫殿茲役空序諸末簡爰進諸士

虞三代之盛也咸以道化天下士生其間者非道不學七成而官之其所贊畫訐謨亦必盡軌于道然後敢矢故稱極治至于比屋可封及其衰也化澤孰絕雖以孔子之聖不得其位退而處于洙泗之間與其門弟子相爲問答述先王之道筆之于書固諸士今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日之所誦說而有司論而試之以登其俊焉者也夫東廣之屬其設爲庠校不止以百數而士之列于庠校弟子員者極于萬且羸焉今所錄士殆百不能一可不爲難乎且以草萊之微一旦哀然萃拔于百千萬人不可必得之中遂以登其名于天府而流播于域海之遠其知遇亦甚榮矣然于司校事者非有習故之澤非有介紹爲之先容非他有所表見也特得之二三旦夕間所試易書糊名之藝文遂取以爲據耳則是文也固諸士之所自飾將以贊乎天子而取爵祿之左券矣可不慎乎今夫執虛贊以相見者必

謂之慢持虐券而游于市以罔市貨市之人必羣起而詬之諸士其亦反而思之否邪諦觀諸士之文皆根切理道于孔子六經之旨句研字析其于往古皇王帝霸之迹姦佞忠直君子小人之分若辯白黑籌天下國家之務而擬置之于泰山盤石之安若運之其掌富哉異矣文言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諸士當不愧此否耶吾于諸士不能無望矣卽爾諸士之鄉凡縉紳先生若產若吏若流寓遷謫與夫比歲之貢于朝者由唐而來詎啻千百哉其間秩祿通顯者當亦不少顧或泥焉無聞及詢之茲鄉之山岷野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七

父能言其世代名氏與其所游歷誦讀之處灼灼若昨日事者唯唐之張文獻韓昌黎宋之崔清獻蘓文忠兄弟我國朝丘文莊陳檢討數君子而已則夫崇虛文而墮實行者之不足以傳後區然別矣且數君子惟張文獻丘文莊綦至相位自餘若韓昌黎蘓文忠固流播淹落之人耳卒之同光史冊流人口耳何必通顯哉雖然彼皆所謂豪傑之士已也使由諸士今日之文反躬而實踐之當直比跡周孔數君子益又不足言矣第恐躬之不逮耳諸士其勉之哉若曰今之教與古大異周公孔子之學斷已乎不可復講

凡言之于口筆之于篇條之以應有司之求者不必
皆有其實則是相率而爲僞也士將安用習此上亦
何賴而必是之求哉言僞而堅固古之所不赦者而
諸士忍爲之乎傳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
成其信是卽諸士今日之以文而贊于聖天子之義
也他日不足以成信焉某與有羞矣不得不與諸士
極言之爾諸士其勉之哉

步鄆稿序

林應麒

步鄆稿者南麓應子之所著也應子生而靈悟四歲
而孤七歲以奇童子稱每念貞母鄭碩人苦節且學

儒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天

得其伯父太史公淵源十三四歲讀經史性理諸書
悉遍能通要旨述臨就試輒誦諸博士弟子爲文有
藻思不詭墳典之菁近歲兼綜九流百氏更刻意聲
雅出以江孟琴杜開雖應感殊方質文異尙不肯蹈
襲前人隻字寫景繪心匠玄神而鑄言諧靈襟而激
響澤之以色永之以味真精所涵雋腴蔚采擬諸剽
截揣摩以爲工者奚翅徑庭優孟孫叔敖必有能辨
之者矣應子七上有司連鍛厥羽丁卯場屋錄冠經
房竟爲他有力者所擠可謂奇阨迺庚午自倦于游
爰緝舊作凡得五七言近體合若干篇自名其稿曰

步鄴示謙也屬予叙而評之嗟乎其驅阪者可與語
勞分灼艾者可與語痛以予之護落顛領寧不爲應
子憐才長嘆哉且人生而甘心枯槁爲許巢爲莊列
則亦已矣苟誦法賢聖稱逢掖之徒丁年抱藝其誰
不欲際昌期顯帝王之畧以康濟斯民策勳當代使
聲光流于無窮哉顧乃坎壈無售爲時俗所阨寄修
鱗于涸塗歛靈翮于叢棘目傷瘼之狀巧不能繪圖
憤時事之艱力不能叫闕欲揮戈以駐日恨乏魯陽
之神擬借劍以斬奸惜無朱雲之地則凡沉抑紆紜
之情安得不假言以宣哉古詩三百篇大抵賢士發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完

憤之所爲猶石激而灘聲氣搏而霆迅亦天倪之不
能自己者也以子烈于茲藁其詞婉其情深其義正
憂而不傷怨而不怒憤而不激殆三百篇之遺響歟
或曰藝必達而後徵名必貴而後成應子年未及強
安知異日不大顯庸也待其時而張之于名何所不
致而汲也于茲耶子曰否也使詩果以貴達而始傳
則自三代迄今王公殫述止以億千萬計傳者何
其稀簡而沁水考槃之濱幽岩草澤之下其人得此
詩以不朽顧後先相望抑又何耶吁心之憂矣我詩
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迺自古則然子蓋難言

之焉後世必有知應子者應子名來字育仁南盤其別號云

林介山先生文集後序

張奇

介山林公青年登甲科才名英望爲一時最初試吳江今卽銳志以剔姦鋤疆扶植窮弱爲務利害是非一無所顧因以是困也且十有八年迺今爲惠州同政故其素所醞籍未得奮施于世及時事所觸有不勝其慷慨激烈者雅于詩若文發之門人金子少濱哀其卷什付諸梓問序于予予憮然曰詩自唐季之衰文自六家之後久矣其不振也迨我朝黜華返淳

儒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至弘德以來古風乃蔚然諸染翰之士斌斌乎競起角立矣然擬文者唯詞之工而或靡其情局隘者僅法之拘而不融其意故翱翔藝苑橫照今昔者之未易言也介山詞調清逸氣格宏昌上下乎秦漢魏唐間緣于情之所暢根諸理之所極而能神變于驪黃牝牡之外使人悠然于諷咏之際蓋沈鬱之久而誕洩其精華于斯豈所謂窮而後工者乎雖然茲未足以究公之深者公負不世才少輒以天下爲已任茲蒞惠未數月慈祥豈弟之澤遐邇馳播清慎明決之風上下昭孚則公之也所以困于前而大行于將來

者自今可預期也異時左右天子黼黻鴻猷出其緒
餘作爲雅頌以歌詠朝廷功德以嚴薦于清廟吾知
必能侈一代之光以傳之無窮則斯集也特變風之
一體耳余泉石膏肱痼疾烏足與譚此者第髫
齡與公同學長其游于陽明夫子之門受教益深且
重金子之請也遂忘其陋序諸簡末云

贈督府二華譚公壽序

吳時來

今天子踐位下詔修安攘之業予應召入京師上書
言時事凡四種其一則謂疲邊兵入衛非策也壯先
聲以伐寇計亡如練兵非有臣風猷素著者督之無
儻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以亟振積弱之氣而作將士之心欲求其人莫若侍
郎譚綸者天子曰可乃趣公入議練兵事時公方由
西蜀之兩廣未踰月也適寇掠永平以東而去乃言
者爭欲得譚公爲薊遼總督乃譚公竟爲薊遼總督
云初予之議出或謂譚公南人未宜于北余笑而應
之曰夫所謂東西南北人也寧方所云乎旣譚公至
京諸公卿士與公談者見其危陳切語慮終稽倣
如素請尤至願以身肩國家之急靡懼志焉
則威歎服以爲不可及因信吳生之薦譚公非阿好
及譚公退予而與吳生語亦不以爲病已今夫士大夫

平居挾批擣之能抱匡濟之畧謀社稷憂國家者何
多也至語北事則引縮遠巡莫敢自効孰有以吞敵
爲心如譚公者哉夫臨戰而勝人者氣也未戰而勝
人者聲也若君子任天下之重惟志與才而志先之
有其志則雖中才濟者居守無其志則雖上才廢者
居半若譚公卽其志已作三軍之氣而其聲已虓醜
虜之魄矣况其才其氣耶譚公旣抵鎮觀要害上便
窵大都不同于予所稱練兵者其畧曰游兵破敵之
議其利有六其難有四其策有三所謂六利者以我
素練之卒與決一戰必可得志俾之大剗利一旦使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九邊之兵盡令奮勇京營之兵亦受約束利二屯鹽
之法與兵相因兵強而西馬不敢南牧大邊二邊已
失之堡可以盡復鹽政可行而食自足利三入衛之
兵可省利四邊民陷沒彼中者招揀可施收之爲兵
行伍益實用之謀敵機智益神利伍冗兵可革冗費
可裁利六至所謂四難三策蓋慮夫成敗利鈍之勢
也天子奇其言下部議一如公之擘畫者由是公得
以從容稍以展布其志意是歲騎卒不敢窺關東蓋
先聲云予旣薦譚公每退而伏思夫此國家千鈞負
也寧使譚公獨任之則又出而誦人曰夫此千鈞負

也非必力千鈞者所能勝之夫苟愛其能舉之也則必一人扶之又一人從旁獎賞之其負庶幾至也苟力千鈞者當其負也一人從而撓之已又一人從而訛之其負靡有能至者何者衆志易惑而氣易餒也夫天下事債于撓且訛者何限今天子明聖公卿協和而司言者亦莫不重公愛公七可以坐收其六利而復無四難三策之慮使後之人曰百年無事自譚公始偉哉偉哉予友馮生君秩者來自譚公所具言公至鎮邊氓咸以爲晚又問譚公狀則髮斑匕白矣乃年方五十也會本兵議防邊功有白金文綺之錫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因乞予言以爲公賀予曰國家之慶無疆則譚公之壽未艾也何以予言雖然夫惟其愛之也則必其祝之也彼撓且訛者皆弗愛焉者也如此則予雖不以私祝譚公寧不爲國家地耶譚公功名起于吾台當台之被倭患也殆甚于北人之被敵患焉乃譚公至不二年而寇殲遂以強兵稱今廣浙之間以捷聞皆公所練訓之卒也公曾撫閩撫秦撫蜀又總督兩廣皆有經畫然而台人之尸祝公最著益其久也予爲國家祝公則莫若久任公焉

壽大司馬安峯劉公七十序

吳時來

安峯劉公案者湖廣麻城人也其以進士守睢陽時
爲嘉靖辛卯壬辰連二歲大饑殫力賑之又請蠲
其租若干會兌運小米價高千錢陸運至徐約三千
錢民病轉漕公審淮揚米價稍平懇上官借庫金收
買大米舟運至徐輸畢剩六百釜請以其歲八月每
釜徵八百錢并易所餘米悉補前所借庫金民賴無
饑殍者尙書霍公過而聞其事歎曰非所謂惠而不
費耶是可爲荒政法薦之家宰陞尙書戶部郎又薦
以待吏部次時永嘉執大政爲公座主冀公一見竟
不往以故在戶曹凡六載歷滇蜀廣閩藩臬居久之
僑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晉中丞巡撫山東適監司議濬膠河通海運銳意興
理諸司以乏費持其說公至曰苟利社稷奚所論費
哉獨論利害耳夫河艘不入海七艦不入河固也河
艘至淮安口必易海艦海艦至麻灣口必易河艘又
至海滄口易海艦又至天津口易河艘一次盤剝尙
輕齋不敷况五更換乎一船駕運尙漕卒弗給况五
船分屬乎即使河不假濬船不假造猶懼其利小而
害大弗可也且元人雖通海運約百艦僅一二至奈
何舍已成之安冒不測之險乎事乃寢東土自庚戌
寇患後議每歲六月撫臣提民兵六千至臨清防秋

冬盡始掣民甚苦公疏其無益因而量減民兵若干
歲省費者以十餘萬計朝議取礦山東民怨不敢言
公抗疏諫止斯三者撫山東時著績也而膠河一疏
尤辦而經予嘗存其說以爲後之經國者程焉既晉
少司馬晉大司農當軸者惡其異已也去之今天子
繼統起南京太宰已又轉兵部叅贊留機予亦來督
江操得承公教公溫厚淳龐言若不出口與人處優
優然嫗育惟恐傷人之意迨于是非利害之交兀然
三軍不能爲之奪百折不能爲之回夫人色示剛強
而中惴焉者多矣公乃外和順而內剛明爲國家安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可少公輩耶今某日爲公七十誕辰廼諸司馬郎來
謁予言以壽予惟公路履如前所陳爲守則壽在一
州爲巡撫壽在一省至其督贊兩京營事也克壯厥
猷鞏皇都而安社稷然則齒壽云乎哉皇上初續大
統哲命惟新非公輩則新政無以爲光傳曰國家將
興必有禎祥禎祥莫太平以人今起陪京者公與大
司空林公雲同爲公同進有光祿卿東莞鍾公卿刑
侍福清鄭公有威年並七十奉旨存問則尚書余仙
應公大猷巴陵方公鈍年皆八十四川俞公茂堅年
一百斯皆皇國禎祥哉斯皆皇國禎祥哉

序侍郎與繩陸公六十壽卷

吳時來

工部侍郎陸公與繩六十之辰曰惟萬曆八年二月某日也公有丈夫子三分命人治一軸其一巧少師華亭徐公一以屬王元美而不佞與姜廷善其一軸爲陸公交也者亡慮若干人顧示諸子者徐公而下唯三人其何以辭請以交言初徐公秉國時銳更前轍與天下維新其道無如官人則推公爲文選公悉索海內名士竭其聰明心知以佐徐公拔擢之間有遺佚者格于禁也隆慶初一詔網羅迄于今稱野無遺賢曰唯徐公稱宰相下士曰唯徐公蓋公有夾袋儂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美

焉公于徐公以道不以意其所進賢不進不已其所退不肖不退不休間相難天下事有徐公曰可公曰不可徐公曰不可公曰可者徐公雖心賢公亦見以爲偏而若弗堪公辭而歸居久之徐公老高相再起奮其恣睢曰吾之仇在華亭苟得志焉庸恤其他其時諸公子囚首肉袒伺惠文冠之門上相席藁家徒繫繫應門無五尺之童去之聞唳雀者亡幾公不引避遍謁諸法吏曰徐公今社稷臣縱順相指沒其家其如後世清議何諸法吏心動緩其獄會曹給事彈高相乃不及于難公與廷善非故也而以名相慕廷

善之寃公白之既白後始定交焉予于公故也當公爲幕府辟叅謀江南兵事予與公言司馬法未言國家政事已予入爲給事公寓書陸太保曰竊逆吳生者非凡鳥願留意會予劾楊路太保出書以示三老曰吾家姪知人哉無何予又狀嚴分室父子姦分室憾公深矣公聞之亟辭而歸夫元美自有述公于三人間有如是不寧惟是江陵公故也公嘗薦之徐公以代矣江陵亦屢爲公虛宰官席公不以故人折節一日納誨于江陵而弗入也公曰而訑也乎亟辭而歸公與人交大都然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禮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唯公足以當之余與公交三十年公不忘愛而規之而余亦嚴事公交適久不見于世如公詎易也哉書以歸之又從而論公之平生慷慨任事能知人急人之難似范希文秉道嫉邪侶石守奮省事清心不涉紛華似趙閱道公毋以爲從吏也

南洲應先生文集序

吳時來

汶上郭黃涯子起爲浙江左轄也旣閑省事乃傲僊居求南洲應先生文集梓之紫薇堂將以行于遠云集凡若干卷先生之叔子材以黃涯子意謁來謂來爲先生後進知先生空悉屬之序先生歿殆二十載

餘矣來懼其遺文散逸也曾謀之李景山子林介山子二子蓋嘗有志于是役矣而業未就今黃涯子來集用告竣豈非彰美傳盛有待而然歟先生諱良字元忠少有異質十歲能屬文每出語輒驚其長老既舉正德戊辰會試因劉瑾擅國事避歸至辛未乃赴廷試選被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先生性旣敏又涉館職益博墳籍考証古今期斷國謀王以贊聖謨行其平生比因親老告養家居十載屢徵弗起又師事湛甘泉王陽明二氏尙論古人折衷所學當是時聲譽蓋籍甚也嘉靖初迫于新命先生亦思以所負見之僑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行事值廟堂議禮持論不合亡何出爲山東督學副使陞廣西叅政齋表上京師宰執張桂二老稔知先生者欲招致之密喻意曰北司成正以遲公先生正色曰朝廷官爵未可輕以許人乃陞廣東右布政未幾而言者抵以他事遂歸前後在官不及十年也夫先生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較轢奮迅之氣稍抑歛卽台輔可立致者乃先生之意不出于是自雄其才不難于慕古之人其視天下事亦無不可自我爲之方其養志山中也寧耿介以厲守退靜以俟時砥節不渝將以身爲士人正鵠其出也又肯戚

施蘧蒨以圖尋尺功名耶卒乃骭慳寡耦却厭以退
希情振古之英不勝委瑣之譏此世之所爲先生惜
而先生之所遯世不悔者也旣歸讀書灌園不涉世
事間或被酒任倨人遂以先生癯傑落魄若有所未
平者不知先生才高意廣睥睨世人無足以當其意
而人之視之亦自茫然却顧要其中無他腸意合志
同卽傾倒無間又豈以得失爲細信耶先生故善先
贈君率菴先生來童時侍左右嘗見先生啣盃論文
談高濶辨英氣奮發窮夜達旦扣之而應時或對客
揮毫辭無所假下筆立就壯思奇義滔々然如泉湧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三

不分也與人尺牘數語奇絕今惜其集中不盡載所
載者大都理足氣贍體高意正歸之通理道明世務
規來世絕無嫚媚之習粉澤之餘其視專門組織掠
取於人而離其本窳不爲之矣故讀先生之文而其
人品亦畧可考而知也來也直不聽獨能嚮往前輩
苦志問學蓋實視先生而興起焉其意謂夫不爲先
生不止也卽今業以不成而棄去之見他人有作亦
且退舍何況先生藝苑先驅又敢伸筆評定哉獨以
先生立朝立身大節偉然其未盡而可傳者不啻以
其文焉已也故爲次其所慨慕者如此景山往矣其

持是以質之黃涯子介山子儻以余爲知言其相與
推而明之毋俾偉志奇節泯也無傳也李子名一瀚
林子名應麒先生鑒其才以其弟之女也之郭子名
朝賓先生爲學使拔之未遇之時者也真心嫩行不
負所期茲役也傳美篤舊兩有益于世風并書之

徵樂安詩引

張堂賞

蓋聞輝分羽翟固欲爲名山之藏露濯薔薇尤需于
太史之採故文舉已亡魏帝求其逸稿相如旣沒所
忠購夫遺書况乎合邑之華藻較重于一人且係歷
世之謳吟尤急于當代樂安下邑浙左名區東隣海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卑

嶠共赤城之霞標西界僊都分賜谷之丹氣爲僊子
之第宅雲中雞犬時聞過考亭之轡軒丙夜絃歌不
絕疆域雖開于漢晉人文莫盛于宋明誠以山川秀
則筆墨空靈且因節義多斯詞華弘備自今溯古代
有鴻篇承明入直曾經品定于昭容玉輦陪遊每被
聲稱于江孔視巨鎮之師句寒金戈鐵馬典名藩之
試毫揮白雁黃花他如孤忠抗節聲斷蒼梧之雲又
有鯁直左迂語應衡山之雨至于遠宦滇黔之地綵
筆屢紀名山歸休丘壑之間幽吟時扞至性暨夫庶
下傭春亦饒殘瀋壻東避世不廢臉麋皆足增麗于

江山豈忍同淹于艸木網茲前代責在後人奈子姓
式微不獲藏右軍之帖且倭奴蹂躪未能匿孔壁之
書再經數年必盡喪失須在今日猶可据求堂賞景
行久切訪落時殷愧直臣之裔魏公之笏空存慚越
括之才先人之書徒讀所幸家伯父爲豫章之藩裔
細時貯曾大椿作錦城之牧白帝常登旣饒家世之
篇章亦接往來之投贈猶恐掛一漏什未能迄于大
觀于是考古掇今思欲合爲全璧况在今日尤重詩
歌鍾譚揚鑣于江漢陳夏分席于華亭海內爭自濯
磨吾邑敢忘採緝共襄盛事望在諸公或憶安世之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序

聖

書或明伏生掌固或先代傳聞不忘口澤或師生講
誦永勒心碑或在已佳句有如夫復之濟或友人妙
詞不減崆峒之麗不惜指示以付棗梨彙爲卷帙敢
辭剗剗之資藏之肩廂以俟觀風之使謹徵

經書會考序

余鼎

夫經書至難考也會考之則踰難矧取而考之於馳
騁詞章之日池蛙柳蟬誰復審之不肖鼎稍萌意嚮
輒坐迷途然讀書久則疑難多疑斯辯辯斯明將以
隙明啓後進則又覲叔于隨聞者久之昔伊川氏嗟
生罔益惟補緝遺書庶不忝爲虛物不肖之慙負尤

溪庸泯泯乎爰取經書大全謬訂之先奉紫陽繼糾
備碩剪蕪蔓布階梯曾弗懼僭舛哉舉業家牽章句
襲舊聞鮮覲古人精意間出達哲能逗數語而二百
年來俛東時製僅各守其師言且復矜其一得漁獵
殘編雖日傳萬紙咸惘昧于通方是曉喋輩熾秦火
也天地間無散而不合之理亾蔽而不覺之心迫茲
莫齡自分淹忽遂取生平披拾之緒彙組之遊程鱗
絡災木以告同志願與諸君子共商之或者曰誤註
本艸孰引其辜終日撻植末由千里爾志似矣亦窮
矣竊自謂卑瑣士胡敢立言敢紀言耳古紀言者董
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望

刻竹勒下執事後若云是爛霞而侈撩零則元凱于
雲尚憐弗遑愚何人斯敢瞽眼乎

安州詩集序

施于身

梁昭明日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者
也自關雎麒麟趾表正始之音漢上桑間傳亾國之響
一時貞淫羨刺粲然可觀厥後天子不採詩太史不
陳詩而詩亾然屈宋寔祖騷壇歌謠登諸樂府是詩
亾而寔未亾也炎漢以來蕭孟著諷諫之篇蘇李創
河梁之體源流漸異分鑣並馳其間盛於漢魏而微
於六朝盛於唐而微於宋歷代之風流人物無不槩

見於詩本朝李獻古首開風氣後王李變爲宏麗鐘
譚變爲淡淵數千百年間沙焉悠遠而風雅之道至
今不泯豈不有賴于述者之明多多哉余自中年學
爲詩賭園供之墅泛山陰之掉或公車萬里或僑客
兩都陟岵陟嶠之興歌四愁五噀之遺懷吟咏婁清
不必簡黠能工要以洽于性情而止迨一行作吏而
自厭其俗矣文章聚于案牘鼓吹聆于鞭笞凜々乎
功令纏身微伺上之意嚮若嚴師保潘孟陽自是韻
人而遂得下考以故時不暇詩而罷觀守一官則亦
不敢談詩然而名流才子語益縹緲摘藻飛辭句盈

細帙如入萬花谷中攀芳掇秀亦自不能已已年來
士競趨譎詭筆墨間具有兵氣識者早有兆璫兆盜
之慮文固有之詩亦宜然今不幸而驗矣當斯時何
能繪風雲之狀寫月露之形龍髯傷心臣子亦可作
挽歌與西山探薇遙相倡和則勉勉我王願爲大風
之舞使天驕噪息必不敢作立馬吳山之句是予所
自勵々人者將在祖生擊中流之楫茂弘嗤新亭之
淚士亦救時爲急耳烏乎詩雖然尼父發歸與之嘆
靖節念田園之蕪鐘儀楚奏莊舄越吟君子誠不忘
其本司馬子長成一家之言不能推崇祖德論者鄙

之顧陸龍躍高步東南王謝烏衣世傳江左人重而地亦重卽過其遺墟收片言隻字于殘編斷簡鮮不什襲珍之僊固山水勝區也瓌瑋踵相接咏嘉禾八景者夙成國器馳奇山老屋者終臥艸堂彼其出處都非漫七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亦未易得而淹沒也圖南應司馬黃髮典型舊有聲于文壇慨然念鄉之前賢搜其所著詩章經年選定彙得若干首以屬山人蔣盛輔殺青錄唐而宋迄我皇明斤夫悠然而息惻然而恐愴然而悲者乎得一一見其懷抱先生以是自娛亦可幾武公好學哉文學諸戴正考之功僊居縣志

卷二十一 序

四

居多戴氏大小習禮家而并淡于詩又何其表章不倦也悵望五華雲山遙渺于安得賡南陔而進一觴效某衣曳屣於願足矣是以讀安洲集而又不禁其愀然也

